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達爾文傳

達爾文著

全巨蓀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達 爾 文 傳

達 爾 文 著
全 巨 蓀 譯

王雲五主編
萬有文庫
第二集七種

達爾文傳

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
with Two Appendices

版權有所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

朱

原著者

C. Darwin

譯述者

全巨蓀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五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目錄

查理士達爾文自傳.....	一
附錄一 我父親日常生活的回顧.....	八七
附錄二 查理士達爾文的宗教信仰.....	一五三

達爾文傳

查理士達爾文自傳

「這裏所發表的我父親自傳的迴憶，原是爲他的孩子們寫的；——而且寫的時候，不曾想到它是會出版的。很多人或許說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但是瞭解我父親的人是知道那不但是可能而且自然的。這個自傳標題爲「我的思想和性格發展的迴憶」，在後面，又有下面一個小註：「一八七六年八月三日。我的這本略傳大約是五月二十八日在荷皮丁(Hopdene)時動筆，以後差不多每天的下午都要寫上一個鐘點。」那是很容易知道的，在一個寫給他夫人和兒女的自述裏，是寫得很親切而直率的，在這裏有許多地方是應該刪除的，也不必將刪去的地方指出來。文字上的錯誤也曾經過一些修改，不過這種更改是盡量地維持到最低的限度。——法蘭西斯達爾文識。」

一個德國的編輯人寫信向我要關於我的思想和性格發展的經過，以及我生平雜記之類。我想，這事情倒很有趣味，或許連我的後代子孫也會感到有意思的。我記得我是怎樣的快樂，當我讀

了我父親自己寫的一些隨筆，雖然那些文章寫得很短而晦澀，但是明白地告訴了人家關於他所想的做的和如何做的。我滿想把我自己的寫出來，好像一個已經死了的人回頭想到自己的生平。這件事於我並不難辦到的，因為生命似乎不久就要完結。我現在所寫的文字，是不拘什麼格式的。我是西曆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生在什留斯布里（Shrewsbury）我迴憶最早的幼年時代，只能到四歲零幾個月。當我到亞伯格（Abergelle）去行海水浴，那裏的一些事物，現在只有些模糊的印象。

我底母親是西曆一八一七年七月裏過世的。那時，我祇不過八歲多一點。奇怪得很，我除開她死時所臥的牀榻所穿黑色天鵝絨的外衣，和她精巧製成的工作檯子而外。什麼也記不起了。這年春天，我被送到什留斯布里的一個日校裏讀書，我在那裏讀了一年。人家說我讀書的天分還不及喀德鄰（Catherine）妹妹，我自己也是這樣想，無論那方面，都證明我是個無用的頑童。

在日校唸書的時候，我對博物學就感到興趣，尤其是歡喜收集自然界的事物。我設法把各種植物命名，并搜尋種種東西，如貝殼，印章，郵票，錢幣，和礦產物。這種愛搜集的熱情，使得一個人會變

成一個有系統的博物學家，古董家，或是守財奴。這種癖愛，於我是強有力的而且是天賦的，是我的姊妹兄弟們所沒有的。

這年，有件小事曾經深刻在我心頭，後來感受困惱不少，而我希望那是從良心上做出來的：那是奇怪得很，在幼年，偏偏會對繁複的植物感到興味。我曾告訴過一個小孩（我相信他許就是雷頓（Leighton）他後來做了有名的蘚苔學家和植物學家），我能够把夜香蘭和櫻草變成各種不同的顏色，只消用顏色水去洗一下。這當然是個無稽的捏造，我何嘗試驗過。我承認自己還祇是個孩童，可是很歡喜創造的思慮的假託。這是常會有的事，爲了可以激起興奮。譬如，我有一次從父親的果樹上採摘了很多有價值的果實，我把它們隱藏在灌木裏，然後，我氣喘喘地跑去對人家說我已經發現了一宗被竊的果實。

當我最初進學校唸書的時候，我的頭腦一定是很簡單的。一天，有個名叫加涅特（Garnett）的孩子，帶我到一家糕餅店去，他買了些糕餅，卻並沒有給帳，因爲店夥是很相信他的。我們走了出來，我問他爲什麼不付帳，他立刻回答說：『爲什麼？你不知道我叔父已經給了這城市一大筆款子，

他關照過一般商店，凡是遇見頭上戴了一頂舊帽兒而且很別緻地轉動着的人，那他可以買東西不付帳。『隨後，他教我帽兒是應該怎樣轉動的。他不久又到另外一家店裏去，他要了些東西，把帽兒移得很端正的；當然啊，他是沒有付帳的。我們走出來，他說：『倘使你願意，你自己不妨到糕餅店（我很記得那糕餅店的所在）去試試。我借帽兒給你，你可以拿你想要拿的東西，只是要把帽兒放得端正。』我快樂地接收了這個慷慨的意見，於是走進了那家糕餅店，拏了些餅兒，轉動那舊帽兒一直走出店門，等到一個店夥衝到我面前，我纔丟了東西，回頭就跑。同時，我是被那個虛偽的朋友的高聲嘲笑怔住了。

我敢說，我自己卻是個慈善的小孩。這完全是受了姊姊們的教導和榜樣。我很懷疑這慈悲之心，可也是一種自然的或天賦的特質。我很歡喜收羅各式各樣的蛋，但是總不會一次在鳥巢裏取過兩個蛋；只是一次，全部分都拿了來，不是它有什麼用，只是一種矜誇的舉動。

我又很歡喜釣魚，常常會在河岸或池塘邊坐上好幾個鐘頭，看守着水的浮面；在梅耶（Maer），有人告訴我，用鹽水可以殺死蠕蟲，自後，我再也不用活的蠕蟲作餌了，那怕犧牲一點自己的成功。

從前在日校裏也許在未進學校之前，還只是個小孩的時候，我曾有一次殘酷的舉動，因為我曾經敲打過一隻小狗。我相信這樣舉動，不過出於一時的高興。但是這種敲打，也并不沈重，因為那狗并沒咆哮。這件事我還記得是在離家屋不遠的地方發生的。這件事我在良心上很過意不去，那犯罪的場合還清清楚楚記在腦海裏。或許我更加愛狗，就從那時候起。以後我也很愛狗的。狗兒們似乎很知道我是這樣，因為我可以很熟練似的把它們從主人撫愛中奪了過來。

我記得在克斯(Case)先生的日校裏的一年，另外還有一樁特別事件，那就是一個騎兵的葬禮。怪得很，我至如今，好似還看見那匹馬，那個人的空靴及馬鎗，還掛在馬鞍上，和當時在墳上所放的烟火。這幕情景，無論何地都能深深的撥動我的幻想。

西曆一八一八年的夏天，我進了蒲脫勒(Butler)博士在西留斯布里所設的著名學校，在那裏唸書七年，一直到一八二五年的中夏，我滿了十六歲的時候。我是在學校裏寄宿的，所以享受了很多真正的學校生活。因為學校離開家裏有三里多路，所以我常常在比較長一點的休息時間——如夜晚點名之後，未上鎖之前，跑回家裏去。我想，這樣維持我和家庭間的親愛和興趣，是多方

而於我有利益的。我記得在學校生活的初期裏，常常很快地跑，以便趕上學校的鐘點。這樣快跑，若是作競賽員，也許可得勝利的。但有時我心裏懷疑，恐怕會趕不上，我就誠心祈求上帝幫助我；我很記得的我之不誤鐘點，都歸功上帝的默佑而不相信是自己的腿跑得快。

我曾經聽見父親和大姊說我幼年時歡喜獨自散步到很遠的地方；我是在想些什麼咧，那我可不知道。有時，我會變成十分專心的，有一次當我轉回學校，走過圍着西留斯布里城堡的牆頂，那是已經闢爲一條公共的走道，而兩側沒有欄杆的。我走失了腳就跌了下來。幸而這高度祇有七八尺。雖然在這極短的時間有許多思潮在我的心中起伏着，但完全出乎意料外的忽然中斷。我相信，這似乎很難與生理學家所證明的相符合，那就是說每一種思想是需要一定長的時間呀。

最足阻礙我思想發展的，再沒有比蒲脫勒博士的學校那樣壞。那是一個完全崇尚古典的，除了一些古代的歷史和地理，別的什麼也不教授。這學校名義上是個教育的機關，在我看來，簡直是空無所有。我一生一世，差不多對任何一種語言，都不能精通。我很喜做詩，但從來不曾做好過。我有些朋友，常聚在一起，選讀古詩，我常能聯綴起來，間或由別的人幫忙，可成功任何題目的集句詩。每

天我很肯用心去熟讀前一日的功課。早晨去禮拜的時候，也很容易記上四五十行荷馬（Homer）或維爾吉（Virgil）的詩。但是這種操心，純然是不中用的，因是在四十八小時之後，就忘記乾淨了。我并不懶散，除了做詩之外，總是一本良心地讀我的古文，從來不假借什麼翻譯本的。從這些書裏，我所得到的唯一底慰安是那些賀拉西（Horace）的抒情短詩，那是我最讚美的。

當我離開這學校，我底年紀不大也不小了；我被父親和先生認為是個很平凡的孩子，智慧簡直在水平線下。這使我深深感到屈辱的。父親有次說：『你只曉得射擊，只曉得狗兒，捕鼠，你和你的家庭將被你玷辱了。』這些記憶於我仍然是歡喜的。雖然當時不免怒惱他用如此不公平的字眼；但是我的父親要算是我生平所見的最仁慈的人。

我盡量地就我所能回想到的關於學校時代的性格，在這時期有些特性是裨益我後來不少；譬如我有堅強的多方面的性趣，熱忱地對於一些事物感到高興，以及一種銳利的愉快，當我看穿了某種繁複的論題時。一位私塾先生也曾教過我的幾何學，還記得起有些幾何學上的證明所給與我的濃厚滿意。同樣的，我還記得起叔父給我解釋風雨表上的游尺原理時候的快感。關於我多

方面興味，除了科學而外，更歡喜讀各種的書籍，常常坐上幾個鐘點讀莎士比亞的歷史劇，通常我總是坐在學校裏那厚牆的一個舊窗下面。我也讀讀別的詩本，如湯遜 (Thomson) 的四季 (Seasons) 及最近拜崙和施高達所出版的東西。我所以要提出這些話來，實在因為我抱憾，到了後來差不多對任何人的詩，連莎士比亞也在內，都一概不感有興趣。和詩趣發生聯帶關係的，是在西曆一八二三年的時候異常歡喜生動的風景，曾騎馬旅行到威爾士 (Wales) 的邊境，而且比較任何一種審美的歡欣來得悠永。

在我學校的生活初年，一個孩子有一本世界奇聞錄，這本書，我借來讀了幾遍，更和一些孩子們辯論其中一部分的記載是不是真確；而且我相信這本書給了我一個旅行到遠方去的志願，這個志願，不久也就實現了，我參加了彼格 (Beagle) 航行。在學校生活的後期，我變得熱烈地歡喜打獵；我不相信會有人爲了更高尚的動機和更急切的熱忱，像我這樣射擊鳥雀的。我還記得清楚，我是怎樣第一次殺了鵲鳥，我底興奮又是怎樣龐大，手顫抖得真厲害，簡直不能再裝子彈。這種癖好，一直沒有間斷過，所以我變成了一個很好的射手。當我在劍橋的時候，我時常在鏡子面前練習舉

鎗上背是不是對準朝上，別的比較好的方法就是去請一位朋友來揮舞一枝燃着的蠟燭，我用帽子拋射到燭頭火焰上去，倘使是正確的話，那麼這一陣風是可以把燭光滅熄的。帽子的轟炸也會有種尖銳的爆裂聲響，後來人家告訴我：『先生們曾經批評過我：『怎樣一件驚人的事，達爾文先生生化去幾個鐘頭，在他寢室裏痛打馬鞭，因為我們走過他窗下，時常聽到這種聲響的。』』

我和許多學校裏的孩子做朋友，我很親熱地歡喜他們，我想我那時的氣質，是異常柔和的。講到科學方面，我還是繼續地搜集礦產物，方法是很不科學的，我所留心的，只是些新命名的，而且我從不想去把它們分類。我對於昆蟲的性趣，也許是不會很濃厚的，要不是我在十歲那年到威爾斯海濱的普拉斯愛的慰 (Plas Edwards) 去住了三星期的話。我在那裏很感到興味，而且駭然地看見了許多黑的紅的善於鑽營的昆蟲，許多的蛾，還有種喜新得來 (Cicindela)，那是不會在土洛普細耳 (Shropshire) 發現的。我差不多是下了決心要開始去搜集所有我能够尋到的死了的昆蟲，這是因為和姊姊商量的結果，是不好去殺害一個有生命的昆蟲來做收集的資料。讀了懷特 (White) 的 Selborne，我就很留心到鳥雀們的習慣，甚至會把它們筆記下來。在我頭腦

單純的時候，也曾癡想過爲什麼一般先生們不做鳥類學家。

學校生活快要完結的時候，我的哥哥他對化學很努力，在花園工具房裏佈置一個很小巧的試驗室，儀器倒也不少。他允許我做他的下手，幫他實驗好幾次。他製造過各種輕氣，和很多種化合物。我也用心地讀完幾本化學書，如亨利（Henry）和帕克斯（Parkes）的化學問答。有種事件，使我感到非常興趣的，就是散步到深夜纔回來。這是在學校受教育最優超的時期，因爲我明白實驗科學的意義。我們努力化學的事情，不知怎地被學校知道了，於是我得了渾名，叫做『輕氣』。蒲脫博士時常在衆人面前，責備我爲什麼要化費許多時間去做無益的事情，而且他很不應當時常喊我做頗可輪的（Pocourante），這字是什麼意思，我可不明白，不過，我猜想他是在罵人就是。

因爲我在學校裏弄不好，父親見機地把我很早的引開了，送我和哥哥兩人到愛丁堡大學去唸書，那裏我逗留兩年。哥哥是正要完結他的醫學，但是我看他不見得會用它的，而我這時正又開始去學醫。過後不久，我確信父親將來一定會遺給我一些產業的，雖然不能做一個有錢的人，至少可以有舒服的生活，所以我就也不怎樣努力學醫了。

愛丁堡大學完全是採取講演教授法，除了賀布先生的化學，餘外總總是些難堪的乏味；在我的意思，以為從書本可以得到比聽講益處更多更大。當坎博士演講的藥材學，那真是一個可怖的迴憶，在一個冬天的早晨。孟羅博士所講授的解剖學，是和他本人一樣的無味，使我簡直要怒惱。那的確是我終身一件最大的不幸，就是不大情願去練習解剖，我對於此事很容易感到厭倦，我以為這事情，對我將來的行業，沒有什麼關繫。這是個不可救藥的壞脾氣，一直沒法除拔的。我也曾按部就班地侍候過臨診教授的病房，有些診斷磨難我不得了，我心目中還存有怪生動的景象；但是我并不笨得會減少我的注意力。我卻不明白，為什麼這部分的醫學，如此地使我無趣。在我沒到愛丁堡的那年夏天，我開始替一些希留斯勃雷地方的貧苦的孩童和婦女們診病；我寫下很詳細的記載，根據各種病徵去下診斷，我高聲讀給我父親聽。他提議要我再從事推究一番，而且教我應當用那一種藥；都些藥物還都是我自己製造的。每一次臨診，我總有一打病人，對這件事，卻不能說不熱烈。我父親倒是一個很能通曉人家個性的，他曾斷定，說我可以做個有成就的醫生。——意思就是說，我可以得有很多的病人。他以為成功的最大要素，是要能激起別人的信任；但是我不知道，他從

我身上看見什麼一些東西，那是可以創造信任的。我在愛丁堡醫院曾經兩次觀察施手術的把戲，兩次不好的施手術，一次是個小孩，我在他們沒弄完，就衝了出去。自後，再沒有什麼一種吸力可以引我去光顧了；這時還離開有迷蒙藥時代遠咧！這兩件事使我害怕了好久。

我哥哥在大學遲留一年就走了，第二年是我自己應付一切。這是很有益處的，因為我結識幾位歡喜自然科學的青年。有一個是安斯華次 (Ainsworth)，他後來出版了他的亞西利亞旅行記；他是個維勒爾 (Warner) 派的地質學家，而且也知道一些別的學問。科爾德斯特麟 (Coldstream) 是個異樣的青年，謹嚴的，規矩的，極端宗教化的，心腸慈悲的；他後來也發表些有價值的動物學上的文章。第三位青年，是哈第 (Hardie)，我想他一定可以做一個好的植物學家，但不幸早年就過世了，他死在印度。最後是格蘭特 (Grant) 博士，他比我年長好幾歲，怎樣會和我認識的，我可記不起了；他發表了一些第一流的動物學稿件，但是在他到倫敦去做教授之後，他就不再努力科學了；這其中的事實，我一直還不明白。我很瞭解他，他是個冷淡而斯文的人，然而內心是充滿熱情的。有一天，我們在一塊兒散步，他發出極端贊美拉馬克 (Lamarck) 的論調，以及他的關於進化